

景觀

# 以形顯態

## ——新冠疫情下的藝術創作之旅

● 鍾 颯

我致力於透過紛呈的世相，探尋現實深處浩瀚的普遍聯繫和潛行動能，並創造相應的藝術語言，把現實世界的人生觀與能量世界的宇宙觀結合起來，在多維時空中建構現世的理想國。

——鍾颯

### 一 穿越疫情

公元2020年對於整個世界來說，是極其不平凡的一年，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掀起的驚濤駭浪，將被永遠銘記，並注定改變未來的走向。

2020年冬春之交，我完全沒有想到，圍繞展覽的行進路線，正是新冠病毒(COVID-19)活躍的版圖，從武漢、北京，到哈根、波恩、法蘭克福，再回北京，三次隔離，發燒入住北京小湯山醫院，虛驚一場，個人經歷與疫情形勢交集，往前走，應時而動；回頭看，險象環生。還記得4月8日，武漢解封，我寫到：「新冠病毒在改寫世界的過程中走向滅亡。夏季來臨，當人類文明重啟，擁抱一個全新的世界……我們會想起今天，

武漢解封日，它不僅是一座城市的解放，更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一次平行世界的切換。」<sup>①</sup>然而，事與願違，全球疫情並沒有得到控制，從4月8日的142萬感染病例，飆升到年終的8,381萬病例。願景沒有到來，而是被切換到平行世界。

時間倒回到1月20日那個遙遠的中午……我為9月武漢的個展「顯形——鍾颯的圖像世界」實地考察，在從北京往武漢的飛機舷窗望出去，天地褪去了顏色，浩瀚蒼茫似有大事發生之象，兩小時的航程，彷彿經歷了一場星際穿越。下午，合美術館的柯明陪我看場地，準備一起在酒店晚餐，遇上一單位舉辦年會，門口雖還有位子，但怕嘈吵，換到了清靜的西餐廳。後來才知道世界衛生組織

(WHO)的專家也是20日到了武漢，當天，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表示新冠病毒會人傳人。沒想到我們這一換餐廳，躲過了新冠病毒。第二天我與執行館長魯虹開完會，匆匆返京。登機離開四十二小時後武漢封城，前途未卜，我默默為這座城市的人們祈禱。

2020年首當其衝的「鍾飆——顯形」展，計劃於3月19日在德國哈根奧斯特豪斯美術館(Osthaus Museum Hagen)開幕。然而，1月27日(大年初三)德國首例新冠肺炎確診，是亞洲地區之外第一個人傳人感染病例。沒過多久，中國疫情基本得到控制，而歐洲卻漸漸起勢，未來充滿變數。我試着問了美術館，答覆是開幕時間不變。負責展覽執行的德國波恩當代藝術館(Kunstraum Villa Friede)創始人任戎將工作穩步推進，我也表達了不管結果如何一定要去德國的決心，一年半的準備和多方共同的承諾，不允許我們先於德國的政策撤退。每條道路都有不同的風景和注定的命運，抱怨和悲觀是沒有用的，順勢而為，不斷根據現狀和願景來規劃新的行動方向，是主觀能動性可以涉及的領地。本着這樣的態度，我們3月11日出發去德國，擁抱未知。

3月13日下午3點，哈根的個展提前布置完畢。5點，美術館突然接到北萊茵州政府暫停開放的通知。我有一種強烈的釋然，如果展覽真的在六天後開幕，事態將更為嚴重；可以說，勇敢和熱情在新冠病毒面前不堪一擊。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抓緊拍照，為線上展出提供支援，從而在病毒鞭長莫及的網絡世界讓中國觀眾先睹為

快。伴隨展覽延期，原定的口罩計劃流產——我出發前畫了幾十個各種笑臉的口罩準備在展覽開幕時分發，一方面提醒人們病毒的威脅，用幽默消除當時西方人對口罩的反感；另一方面也以綿薄之力期望保護現場觀眾的安全。我為計劃擱置而高興，為德國政府對疫情的重視而欣慰。從最初擔憂開幕式不能如期舉行，隨後想到用口罩計劃來平衡安全和反感；慢慢地內心暗自希望延期；再往後，口罩計劃的痛點和笑點被疫情大爆發所淹沒，戴口罩成了規定。

其後由於聯繫機票改簽被拒，只好與團隊討論德國的旅行計劃，過程中我覺察到大家的擔心，突然意識到：我可能輕敵了！決定哪兒也不去之後，看到所有人都舒了口氣，我為自己的輕敵道歉。接下來，我們在暫停開放的德國波恩當代藝術館主動隔離。這時，防疫的主動權已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18日晚，德國總理默克爾(Angela Merkel)發表電視講話，強調這是德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面臨的最嚴峻挑戰，應對疫情需要所有德國人的協助和共同努力。19日，大街上終於看見了戴口罩的人；響應政府號召，波恩市中心開始關門閉戶。20日，在我們告別波恩的時刻，疫情風暴才剛剛開始……

大量航空公司停航，除了中國國際航空的櫃台，法蘭克福機場空空蕩蕩。在CA932的登機口，不少中國人穿戴着全副武裝的防護服、雨衣、橡皮手套、護目鏡……等待我們的是回北京後十四天的隔離生活。機上為了防疫空出很多位子，這飛一趟虧一趟的航線體現了國航乃至這個國